

## 大寒方显大爱

寇俊杰

外婆生了五个子女,舅舅最大,但他十岁时就随救济院的孩子外出谋生了,所以母亲就成了家中的“老大”,那时外婆家里很穷,外公被国民党抓了壮丁,一直没有音讯,外婆不得已,还含泪把一个女儿送给了别人家。

母亲不到十岁,就学会了擀面条,那时她还没有案板高,擀面条时要在脚下垫一个小凳子。有一次,她擀面条时不小心碰掉了一个碗,还被外婆追着打了一顿。每天晚上,她都和外婆一起纺棉花贴补家用。那时穷人家的日子都难,而外婆家是最难的一户。最让母亲难忘的,还是她大冬天到湖里凿冰洗衣服的情景。数九寒天,因为家里没吃的,外婆就去给有钱人家洗衣服,衣服多,人家又催得紧,母亲也只得跟着。

她们到了湖边,冰都很厚了,外婆捡了块石头,用力把冰砸开了一个脸盆大的窟窿。寒风本来就刺骨,她们还要抓紧时间洗,因为时间一长,砸开的冰窟窿就又被冻上。母亲后来说,手伸到水里的时候,那真叫冷啊!两件衣服还没洗完,手指头冻得都已经不能伸了,只能赶紧往手上哈几口热气,把手伸到衣服里,等稍微暖和一下继续洗,可是手刚一伸到水里,就又没有知觉了。尽管这样,也只能忍着,为了能换取活命的粮食,母亲不知在

我喜欢冬天,冬天知道,可是它无暇顾及我,它要为北风披上披风,为雪花约会铅云。于是,我把等待炒成茶,看茶香在回忆的杯子里袅袅升起。那年冬天,第一场雪下得薄薄的,浅浅盖住了操场上的跑道,踩上去咯吱作响。

天很冷,呼出的热气都凝成了白雾。他站在篮球架下,看着我走过来,笑着对我说:“这本《荆棘鸟》,我觉得挺好看的,送给你。”我接过书,封面上的荆棘鸟,正迎着风,倔强地张开翅膀。送书的男孩温和明朗,我的心雀跃欣喜,又羞于表白,只好点头说“谢谢”,转身准备离开。不曾想脚下一滑——身体失去平衡的瞬间,我看见他的手猛地从大衣口袋里抽出来,朝我的方向急切地伸了半尺。那动作快得几乎带起了一阵细微的风。可也就在同一刹那,那手又像被滚烫的铁烙了似的,倏地缩了回去,重新隐入衣袋的深处。踉跄一步,我站稳了。

《荆棘鸟》摔到地上,扉页大开,上面只写了一句“我寄白雪三千片,柳报红豆应以双”,“柳”是他喜欢的女孩。雪花悄然落下,落得那样静,静得能听见自己羽绒服摩擦的窸窣,和他那声未能出口的、短促的吸气。回去的路好漫长,雪花都落在了心上。到了宿舍,眼镜立刻蒙了白雾,可是我还是精准地找到了床头搭着的那条围巾,那条在入冬后每晚编织的黑白格子围巾,那条想要送给他的围巾,它柔软地搭在那,像一个沉睡的、未曾开始就已结束的梦。黑白两色的毛线,交织得那样均匀妥帖,那些细密的针脚,飘着我近乎神圣的喜悦与忐忑。

他送的那本《荆棘鸟》,我读得泪流满面。书里说,有一种鸟,一生只歌唱一次。它把身体扎进最长、最尖的荆棘,垂死之际,超越自身的痛苦,歌

声胜过云雀和夜莺。整个世界,都在屏息聆听。想起他伸出一半又收回的手,像书里的故事,像新雪渐渐覆盖了含蓄拒绝的诗句。

原来这个冬天给予我的,并非只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暗恋。男孩用这样一种温和的方式,划清了界限,也保全了一个少女的自尊。那份小心翼翼的温柔,像冬日里的一缕光,传递了一种有风度的温度。有些拒绝,带着冬日的清冽,也带着人情的温暖。有些温暖,恰恰来自那堵透明的、不可跨越的冰墙。

你看见光,感到它的明澈,却永远不会被它灼伤。你靠近,然后安然地退回自己的世界。那份青涩的暗恋封存在青春的箱底,心里没有遗憾,只有淡淡的释然。在寂静的冬夜里,忽然很清楚地记起那句诗,笔尖不由得流淌出一份感怀:夜月不落暖夜长,无根雪水比春江。曾寄白雪三千片,未报红豆应以双。

可我们出门,她总忘不了叮嘱:“外面冷,多穿几件衣服!”大寒季节,母亲的大爱让我们温暖一生……

冰冻的湖面上洗了多少次衣服。母亲结婚后,本想生活会好一点,谁知每天还是累得要死。

八十里外的一个煤矿来村里招工,为了减轻家里负担,父亲去当了一名煤矿工人,平时很少有时间回来,爷爷奶奶又有些偏心,对母亲一点儿忙也不帮,还让母亲伺候他们。于是,家里的家务活、地里的庄稼活都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,母亲还要做一家人的冬棉夏单,还要喂鸡养猪,每天都是又忙又累。特别是冬天,母亲白天到队里劳动,晚上趁时间,洗刷完毕,把猪喂了,让子女睡安稳了,还要坐在床上赶着做针线活,也不知有多少次,母亲磕睡得都是手指被针扎疼了,才能抖擞精神接着做。尽管日子艰难,但母亲从不屈服,一针一线,没让我们受过一天冻。

春夏秋冬,她咬着牙一天天挺了过来,用自己瘦弱的身躯养大了六个子女。如今母亲九十多岁了,她最怕过冬天。老年人本来就活动少,血液循环不畅,怕冷,我们居住的小区还没有装暖气,我们让她用空调或是电暖气,她又总是说那样空气太干燥,不习惯,特别是当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,她绝对不用,说那样太费电了。

可我们出门,她总忘不了叮嘱:“外面冷,多穿几件衣服!”大寒季节,母亲的大爱让我们温暖一生……



## 岁暮寒深 心向暖生

杨锐

推窗时,寒气流淌如冰线,瞬间吻红了鼻尖。檐角的冰凌垂成剔透的玉簪,在稀薄的日光里折射出细碎的光,地上的霜花凝着昨夜的月色,踩上去咯吱作响,像是冬末最轻柔的絮语。这便是大寒了,二十四节气的终章,带着岁末最纯粹的冷,却也藏着最绵长的暖。

乡间的大寒是浸在烟火里的。清晨的雾霭还未散尽,邻家阿婆已挎着竹篮出门,竹篮里卧着几只肥硕的母鸡,是要送去集市换些年货的。巷口的老灶台冒着袅袅炊烟,柴火噼啪作响,锅里的腊肉在慢炖中析出油脂,香气混着松木的清香,漫过矮墙,缠上行人的衣角。母亲腌的腊味早已挂满了屋檐下的晾架,腊肉琥珀色,腊肠油亮,风吹过,油脂滴落在青砖上,洒出点点深色的印记,那是年的味道,也是时光的味道。

田埂上的麦苗盖着一层薄雪,像是裹了层白棉被,远远望去,天地间一片素净。几只麻雀落在雪地里,啄食着残留的谷粒,它们蹦跳着,抖落羽毛上的雪屑,给这片寂静添了几分生机。老农披着厚棉袄,拄着锄头在田边踱步,他的目光温柔地扫过麦田,寒风吹红了他的脸颊,却吹不散眼底的期盼。“大寒雪满天,来年丰收年”,这千年的农谚,是寒日里最坚定的信念,河边的柳树褪去了最后一片枯叶,枝条在寒风中轻摆,看似萧瑟,却在枝干深处积蓄着力量,等待着春的召唤。午后的阳光渐渐暖了些,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跑出家门。他们穿着厚厚的棉袄,像圆滚滚的汤圆,在雪地里堆雪人、打雪仗,笑声清脆,惊飞了树梢的麻雀。

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,忽然想起儿时的自己,也是这样在大寒的雪地里奔跑,直到浑身冒汗,被母亲唤回家,喝一碗热腾腾的姜枣茶,暖意从舌尖蔓延到四肢百骸,那滋味,至今难忘。暮色四合时,寒意夜色中愈发浓重。家人围坐在炉火旁,炭火通红,映得每个人的脸颊都暖暖的。桌上摆着刚煮好的红薯,外皮焦黑,剥开后香气扑鼻,甜糯的果肉烫得人直呼气,却舍不得放下。

大寒是冷的极致,却也是暖的开端。它像一位沉稳的老者,用凛冽的寒风告诉我们,岁末的沉淀是为了更好地启程。这世间的美好,往往藏在极致的反差里:正因为有了大寒的寒,我们才更懂得炉火的暖;正因为有了岁末的告别,我们才更珍惜团圆的甜。就像人生路上,那些看似艰难的时光,不过是成长的铺垫,那些走过的寒夜,终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光。

大寒终了,春归有期,而那些在寒日里积蓄的力量,那些心中坚守的温暖,终将伴着新的年轮,在岁月里生生不息。愿我们在这岁暮寒深里,都能守住心中的暖,静待春暖花开,不负时光,不负期许。

## 曾寄白雪三千片

张晓旭